

松堂集

南
星
著





新民印書館發行

松 堂 集

南 星

一 九 四 四

版權所有

松 堂 集
南 星 作

發行者 兼印
祝 惺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 民 印 書 館
所 刷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 民 印 書 館
所 行 發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中華民國卅四年四月廿日 印 刷
中華民國卅四年四月卅日 發 行

目次

第一卷

松堂	一
寒夜	五
留別	八
家宅	一一
冬天	一六
夜食	一八
驟車	二一

第二卷

悼失一……………二五

悼失二……………二七

故人一……………二九

故人二……………三二

黃葉……………三四

寄遠……………三六

江水箋……………四〇

第三卷

寄北一……………四五

寄北二……………四八

來客……………五一

記念……………五四

桃林……………五八

夜讀……………六三

我的詩篇……………六七

第四卷

蠹魚……………七五

求乞者……………七七

刊物創辦者……………七九

往昔……………八一

祈禱……………八三

友人之樹……………八五

古老的故事……………八八

第五卷

談小泉八雲……………九一

談勞倫斯的詩……………一一五

談霍斯曼……………一三〇

談太戈爾的「黃昏之歌」……………一三九

談露加斯……………一四九

談白洛克……………一六八

憶克木……………一七五

松 堂

安坐在紅火爐前，

木器的光澤誰我說一個嬌羞的臉：

撫摩着褪了色的花緞，

黑貓低微地呼喚。

百葉窗放進夜氣的清新，

長廊柱下星近；

想念溫暖外的風塵，

今夜的更聲打着多少人行人。

——辛笛：「松堂一夜。」

我在「松堂」做了一夜的客人。那房屋像一間亭子，除了窗格，大概都是石塊築成的了。新

製的窗簾是暗黃色的，和全屋中濃厚的古代氣味相調和。屋裏鋪設很多，但我仍不免有身入石洞之感。同時覺得對它有些親切，因為看見不久將供我休息的一張牀了。我的安心讓我幾乎閒暇地把屋角和屋頂都審視了一回，彷彿是一個初到新居的租客。房屋給我以高度的滿意。那完全是山野的地方，走出屋門就看見西方的山崖近在胸前了。山和松堂的交界處有一圍簡陋的土牆。「院子」是一片繁密的脂松林，白皮的，略帶藍色或紫色，樹皮分裂成鱗形，終年有枯片離開樹幹斷續地落地。松果則與普通的一樣，有許多臥在雜草之間。東牆有一個較寬的門，對着鄉野的大路，行人只看得見裏面的脂松。倘我只從外面經過，必以為我們現在這住處是一座墓園了。

夜間沒有月亮，雲色很濃重。樹木和高聳的山石開始變成狀的黑影。如果我做了一個失路的或走在半途的客人，在這兒遇見黑夜，我將在樹林裏隱匿呢，登山尋望遠處的燈火，然後走下去找一個荒野的茅屋呢，或者倚着一棵樹不敢移動雙腳，聽見一聲蟲叫而戰慄起來並在心裏浮動着一些可怕的幻影呢？這古老的石屋仍有它的不可思議的撫慰我的力量，總是一種奇異的事吧。然而，它不是我的家宅。當蠟燭搖動閃耀的時候，我不禁想念我的燈了。燭光照不到屋頂和屋角，所以那些地方都有陰晦之狀。我和PH先是靜默地坐着，後來開始閒談，

語聲在各人耳中變得沈重起來，我們覺得奇怪，它們幾乎不像自己的了。因為石牆麼，或山中的黑夜麼？我們似乎都做了故事裏的人物。如有一個牧童或鄉人聽見這語聲，次日早晨再來尋覓不見，他會以爲竊聽了山鬼的密談了。到臥下時才有了蟲聲，很繁密，比在城中的加高了幾倍。最清楚的是「金鐘」的鈴鈴之聲，把蟋蟀的和竈蟲的都壓了下去，彷彿草葉也隨之愉快地震動。沒有聽見夜鳥或醒來的牛羊。夜半後窗外像有粗率的咀嚼聲，終於不知道是一隻狗或一隻野兔，以及它吃了甚麼。

日落之前，我們曾到牆外去了一次。先經過一片山田，一邊是高粱和豆子一邊是玉米，我們走在中間的爲荻棘和幼榆所夾的小路上。看見那些密密的形狀不同的綠葉子，我想起多年前每天親近過的稻田來，想起曾在泥水中把握過的高粱梗來，想起新折下來的玉米梗下部的甜味來。我盡力吸着掩住山的氣息的田野氣息。這第一次來到的地方像變了舊相識似的，我對於兩旁田地中的佇立者覺得異常親近，甚至讓腳步慢下來。好久後才轉入山道。石塊愈上愈多，引我們到了一個直通山下的泉水之前，聲音很微弱。兩個女人在那兒用小罐子接水，旁邊放着水桶。我們回來時看見她已挑到半山了。山腰有一所羊屋，分做四圈，第一圈裏已臥滿了回去的羊，別的空開着門。遠處牧童以鞭擊石的清脆之聲時時聽得見。牛屋在羊屋之上，

相隔着一層聳立的山崖，但有殘留的爲荻棘所遮蔽的石階。牛屋旁是一座廟的遺址，那已不很平坦的方形基地還能辨認得出來。斷磚殘瓦完全沒有了。奇怪的是曾立在廟門前的石牌樓仍在，像是昨天才倒塌下去的。那折斷的石柱下部裂痕宛然立在石基中，隙縫中有雨水的淫跡。倒下去的並沒有粉碎，只裂成了幾塊，牌樓頂似乎和未倒之前一樣完好，柱上雕出的精細花紋也沒有損壞。我們站在那些白石上，向下望了一眼即刻退後了。鄰近還有三四座古廟有的牆上的赭紅在夕照中閃耀。但它們沒有得到我們的探視。我們從那三四座聳立着的古代烽火台旁走下來。

次一個早晨臨行時我們才把別的院子看了一次。一個滿生着棗樹，棗有的變紅了，有的透出微黃色。我們嘗了它們。另一個院裏有許多桃杏樹，桃子是小而多毛的，但很甜美，我們的衣袋裏也裝了幾個，即使被那給我們做飯的誠實的人看見，他也不會責斥我們吧。前一晚他還給我們煮了玉米，那還別有滋味的久留在口中。我們終於輕易地離開那兒了。睡在大門裏的兩隻豬還沒有醒來，陽光還沒有照在我們走過一次的山路上。

寒 夜

終日終夜的雨令人忘記夏天

黃昏也來得早了。

這主人只能守望

在窗前，默默地。

淅瀝之聲彷彿已是固有的，我盡力想辨識出另外的聲音來，但不能。窗下是兩方昨天才刨鬆了的土地，幾乎被雨水完全覆過了，上面濃密的樹葉子失去衛護的效力，但泥水中兩個足跡已微微地顯著着。唉，我的過客。今天早晨，我帶着歡喜把幾顆扁豆謹慎地種上了，希望雨能讓它們快一點生出芽來。我想像不出來那踐踏者的粗暴的樣子。雨水又過多了。不應時的

黃葉依附在我的「豆畦」的一角。

燈光也顯得寒冷。我想取出一件厚的衣服來。我想，從前，從前，……我有一個友人，我們在一把傘下面到街巷中去聽自己腳下的泥水響，去買雨水洗過的杏子，一路上充滿清爽的陰濕。我忘記了那時候我們穿的甚麼。我覺得他又來了，沒有傘，衣服上沾了許多濕跡。他對我說是特別選了今夜來看我的，我覺得我們毫沒有生疏，而且更其親密了。他又帶了杏子來。他說種豆不如種花，說他有蔦蘿，西番蓮，問我要不要，說不久給我送幾棵來。於是他走了，剩下幽暗的窗子。

我坐不住了。像是在街道上有一點溫熱，或者在人家裏。在另一個友人的家裏，我想。因為那個九月某夜間落了雨，滿地落葉，屋裏也陰寒，他來了，要我隨他回家。我們的腳深深地踏入落葉與泥水之混合中，雨點向身上擊打。但我沒有顫抖起來，我們很快地進了他的家門，像兩個兵士。我看見他們爐竈中的火光覺得心裏溫暖。他爲我預備夜飯。菜蔬上散放着熱氣。飯後我又在那兒與幾個不相識的人絮談，語聲都是柔和的。

所以我今夜又去找他。我敲開門，直走進他的屋裏。燈光薄暗。「你的爐火呢？」我沒有這樣問他。他在誦讀一個劇本，聲調很深沉，彷彿把心思專注在上面了。我做了他的聽者，好

久好久，同時我忘不了窗外的聲音。後來，他說他想把這雨夜當做平常的夜度過去，希望使自己不覺淒涼。說家裏有一個病人，我知道就是那昔日語聲柔和的人之一。病人也感覺到陰濕與寒冷麼？……我要友人到街上去走一走，「那不是有此發瘋了麼。」他說，他繼續誦讀他的劇本。我對他說我必須回來，雖然不願見我的屋子，它不會有絲毫改變。我推窗一望，雨流不止。我向他辭別。

閉門的聲音似乎太沈重了。聽不清自己的脚步。天和地結合成一致的顏色，轉過一個牆角我才望見一個遠處的路燈。四周圍的泥水像在不停地躍動，佔滿了全巷，那兒是不應當有行人的。天甚麼時候了？……我拖曳地走過一家的門外，門閉着，沒有隙縫。但我看見一個影子在一扇門下面的石階上。我很快地走過去，再回頭。是一隻狗伏在那兒，頭放在尾與後腿之間，彷彿向我微微地望了一下，並沒有叫。它是要這樣度過一夜麼？但願門簷會遮蔽着它，不至於讓它濕了身子。我忽然覺得雨已經小了，泥水像凝結在地上，發出汗暗的光輝。

我的扁豆恐怕因寒凍而不發芽了，我想着。風開始擊打街路。

留 別

我聽見有人唱，「雨打江南樹——」這信口而出聲音聽來不知爲甚麼有些悽切。歌者也是在懷想他的家鄉麼？今夜雨並不大，彷彿是時來時去的，從黃昏開始，現在仍有淋々之聲。但溼冷的空氣從窗外一陣一地送進來，這已經使我的旅客之心情更加濃重了。前許多天都是晴朗而燥熱的，對雨的懷想在心裏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但不曾得到一次撫慰，直到今夜。然而，現在爲甚麼我的心顫動不寧呢？如果雨不在今夜落，我必會安閒地傾聽，能够分辨出它擊打在地上和草葉上的聲音，並且讓自己口中的微吟和它相調和。我願把日期忘記，也莫爲遠處的事物擔心，我會快快去臥下，做一個陰濕的夢。：

不久以前，我走在街道上，舉着傘，覺得幾乎有秋夜的意味。我是去訪問一個友人，向他辭別。但在他的寓所裏，只剩下燈光看守着沒有主人的屋子。我站在那院中，聽着雨聲緊密起來了，依然很柔和。那院中有兩株杏樹，一株我忘記名字的樹，枝上纏繞着豆葉，一叢玉

米立在院角。它們那樣寧靜地接受著雨滴。我像它們一樣，久久不動。但我不覺得舒暢，而覺得那院子將與我分別了，而且恐怕是永遠地。雖然那是友人的院子，我曾吃過那杏樹的果實，曾爲他的折枝悼惜，也曾因初開的豆花歡喜。今夜竟如此輕易地分別了麼，我疑慮着，終於在半自覺中走出門外，到一條狹窄的街上。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流浪人。幾乎刺眼的燈光從商店中射出來，照出安靜的售賣者，安靜的顧客，安靜的貨品。尤其是那些擺在門前的青菜和紅色的蘿蔔。這些對於我忽然變得異樣地親密，似乎我又是那地方附近的一個老住戶了。我想與稀疏的過往行人交談，讓他們明天莫想念我。一陣歌聲從旁邊傳過來，我曾聽過的，失去從前的歡樂的聲調，我低下頭，轉入黑暗的小巷，覺得雙腳拖綬，無力。

我望着自己屋窗上的燈光，像有些寒冷，但我走進來，看見四壁之下的東西並沒有移動。我不想整理它們。到我走後，這屋子必仍然像住着人的。也許有人不相信我的遠行。但我怕塵土和蛛網會輕輕地遮蓋住一切，讓白色的牆也變爲晦暗。我的鐘會停住，我的燈光會顯得更淒涼。能有人來爲我打掃麼？即使能，這屋子也必失去溫和的氣息，像保留着的一個死者生前的故居一樣。

我坐在窗前，默默地，像是安閒的主人。雨聲又聽得見了，簌簌不止。是打在我的豆葉上